



本朝孝子傳

第二冊

中

五

文



公卿

一 冬我大政大臣

公姓源諱雅實六條右大臣顯房之嫡子也母

從二位隆子太納言源隆俊之女也一日顯房

與隆俊巡視省中省中素有雖貴戚達官

亦皆跣而過庭之處蓋以蠶蛭蠖濩之中不許

其操履者從而入也公時總角竊自懷二扉以

從顯房及隆俊之後到彼出而授之隆俊深感

其孝志之及已隆以謝退告隆子又俱感怡



云

古今耆聞集

贊

猗歟賢童能知老老外家大悅况於翁媪
仕晉踰人輔贊依道遂長百僚維國之
寶

論

公以髫齡深愛家嚴推及外祖親親之良
心可謂明矣恨其盛年孝敬之事狀今不
得而詳之也竊按公為內太臣左太將時

承認奉幣于伊勢大神宮其齊戒十日之
第七夜夢中神來告曰此居宜移佛經於
他所夢覺而後不知其所有之處使徧尋
之則長押上果有佛經公輒去之臨河祓
除語具乎伊勢勅使部類記異哉夢也蓋
神令公不為竺法所穢以全幣使之事不
亦錫嘏乎想是公積孝德之所感歟何以
知之孝則天神地祇日夜降臨其家之託
言載在前論足以知焉



二 帥内大臣

公姓藤諱伊周一條院時有罪謫於幡州母夫
 人高階氏不勝離憂頓寢牀蓐羸憊日劇死在
 且夕唯欲見公一語發於寤寐耳公乃聞之愁
 貫心骨无樂生意因謂若於其未瞑之前幸得
 母子相見借使我罹極刑亦何恨焉乘間亡出
 賤所微服潛行以歸其家遂復見母於殘喘之
 間事露朝議以為犯法更貶於太宰府

榮花

物語

本朝老于傳

贊

人子為客疇弗陟此矧是貶謫瞻望曷弭
母亦念已發疾乘死心匪鍊石豈忍不視

論

公私歸自謫所是蔑君也忠孝本无二途
焉有蔑君而能孝者也哉曰不然黔婁棄
官而歸疑乎无忠徐庶辭劉而去疑乎无
義君子取其_一於思親无所顧慮况公此
舉死生禍福毫无所慮唯母是慕且聞其

死在於且夕神魂若飛事之可否義之向
背豈_也擬以計哉雖有似蔑君者其若孝
何他則非吾所論



三 小松内大臣

公姓平諱重盛相國清盛之長子也清盛跋扈
 動輒犯上遂乃至於動甲兵竄廷臣將有事干
 法住寺殿公深憂之規箴尤切忠言无所不至
 清盛繇是免陷篡弒之罪其孝不亦大乎公之
 行實家傳戶誦不敢贅焉

平家物語

贊

子孝而箴禮之善物用力乎此諫諍若佛
 金華頰忌暴怒是懲命哉平氏斯人先薨

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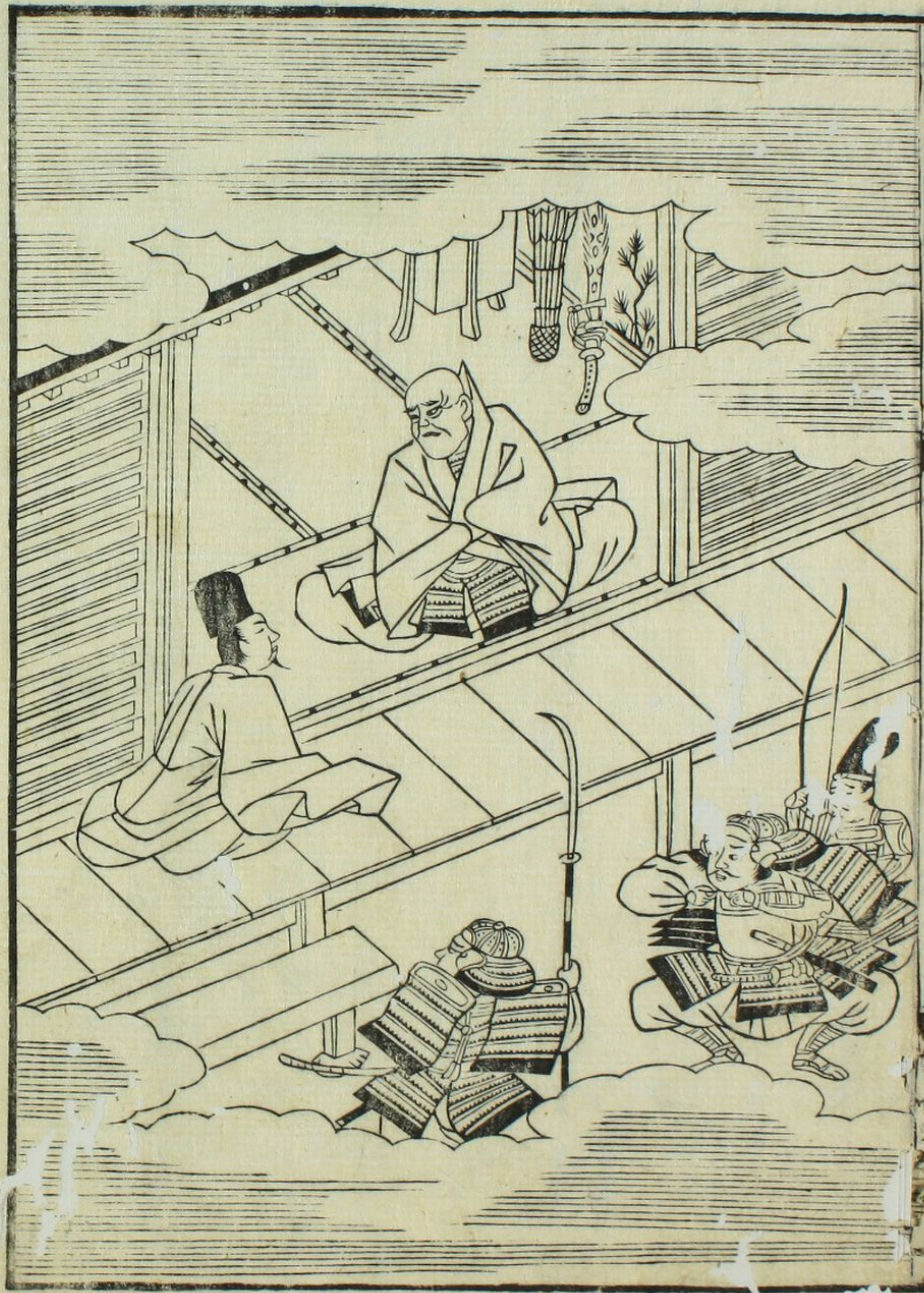
或問公之懿德茂行嚼然皆為世程獨自
 禱其死者反似不慧何也曰春秋傳載晉
 范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曰使我
 速死无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又魯季平子
 有異志冬十月辛酉叔孫昭子齋於其寢
 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斯人豈皆愚哉竊惟
 公也父鯨如從已諫而兇暴卒不止上下
 生嫌隙中外悉危懼公以臣子周旋其間

事之難處曷翅范文子叔孫昭子宜哉其
 禱死也曰禱死之非不慧則得聞命夫父
 子主恩不可以過惡絕之故曰三諫而不
 聽則號泣而隨之今公知父之不可諫禱
 而先薨是絕之也非隨之也孝子豈如是
 乎曰公亦時君之大臣也愛父雖切而不
 可以私害公然亦不能為君忘父進退途
 窮彌縫力竭故謂與其生於已亂也寧死
 於未亂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

者而然ハ所謂絕之也又問我聞之於一
名儒曰爲人子者其父母雖有過惡口勿
言之心勿外之要須只師大舜以希自然
之化否則非孝若如斯言則雖公之箴規
亦不足以法歟曰此以聖人望衆人也烏
獲使不代大匠劉而傷手哉何者人人若
謂我學大舜而箴口於親之過以待自然
之化是與所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者何
以異也是以聖賢之教諄諄於子諫父母

未審他皆以爲閑言語乎公之箴規固當
不幸患父之惡者胡爲其不模倣譬諸射
者舜射得其紅心上者也如公射得其帖
上也衆人射得其塚上也射得塚上者豈
志不在紅心上其巧不之及者遠是故先
要射得帖上也若夫欲直射得紅心上吾
恐无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歧望之
勞愚意如此未知如何

本朝... 卷之...



四 藤原吉野

吉野者致仕參議正三位兵部卿綱繼之男也
自少遊學手不釋卷仕至中納言授正三位二
親在堂定省无虧一日家有鮮肉父綱繼遣人
分取會吉野朝謁未歸庖人斫而不分他日吉
野聞之泣責庖人終身不復肉食
續日本後

贊

曾家羊棗終身不食吉野至情豈與之懼

大明孝子傳

况是肥甘人靡弗欲高哉孝道千載誰續

論

具郡陸襄之不見切肉江陵姚子篤之不
食炙肉豫章熊康之不飲酒並皆傷其父
之死也情當然矣而其所忌各止於其一
品今綱繼未卒事亦不類黃門之絕肉食
何其已甚乎曰此史之過稱歟所謂載事
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者可見矣黃
門何常喫素以在其職第彼一肉豈有不

欲噉之之意而已宜勿以辭害意然至於
其終身無之忘焉則又與夫陳徐孝克長
不忍食粳米非異日之談豈不難乎詩曰
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其此之謂歟



五 小野篁 タカシラ

篁者參議正四位下岑守之長子也弘仁十三年舉甲科天長九年拜太宰少貳有詔不許之官同年憂父哀毀踰禮事母至孝承和五年爭遣唐使船稱疾不往乃言篁家貧親老身亦尠瘵是篁汲水椽薪當致匹夫之孝耳造次不忘其親者可見矣仕至參議叙從二位

文德實錄

贊

天長儒臣小野爲姓卓犖文章優逸歌詠
學以博物才以輔政孝若不至那觀德性

論

世之知參議者多不過稱博識洽聞及詩
文和歌之才何其知之之淺乎或語余曰
日本地理志略載小野篁讀書於下野國
足利卿其處安先聖像教授者相續居之
五經正義孝經論孟注疏等有之余嘗聞
之略知參議之學之不止於記誦詞章今

又讀文德實錄審他孝狀以見其踐履之
實真是本邦儒臣之傑者也而師練元
亨釋書曰篁不測之人也身在人間神遊
冥府惡是何言也亦欲援儒入佛之姦謀
歟



六 藤原道信

充近中將藤原道信者九條大相國公為光之
 子也正曆三年公薨道信哀恫至切久而不
 衰然親喪也俗禮皆期而止道信不得違眾
 歎歎除服泣作和歌曰限阿禮波今日脫捨都藤衣
 果奈幾物者淚奈利計里今昔物語

贊

凶服已解愁淚尚多感慕之餘發為和歌
 詞華自麗意味何疎三十字百言難如

論

宗聖氏有言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
喪乎然而衰周以降風俗日偷喪紀寢弛
以馴致于漢文以日易月之制可勝嘆哉
後來晉武帝雖欲申私慕竟奪於裴秀傳
玄之說元魏孝文能依古制猶未盡合於
亮陰過密之禮况其他乎唯宋壽皇縗經
三年以終喪制兼彝之所以不墜也今余
圭復道信除服之和歌尋思其意恐不以

期喪爲慊也其詞一字一淚使人疚懷斯
人若獲議禮制度必將使我國人喪考
妣三年歎位職不至此徒思而止惜哉有
人曰道信縱令當路何與三年之喪時之
與地皆殊曰人之久於親喪是天地之常
經古今之通義也非若制度文爲之有時
有地而不可一定焉世人多說短喪宜于
今矣殆失因革之義



七 藤原良仁

中宮大夫從四位藤原朝臣良仁者贈大政大臣正一位冬嗣朝臣之第七子也性至孝奄下母憂哀啼哭泣嘔血絕氣縱經字歟時乃蘇不勝悲慟服中病卒時年四十二

三代實錄

贊

中宮大夫誠篤誰當聖善永逝哀慕過常哭至嘔血身不勝喪平生忠養豈易測量

論

或詰余曰居喪毀而滅性君子謂之无子
是故曾子之絕漿不爲子思所取子春之
不食躬親悔之如今良仁過於哀瘠服中
病率何其愆乎尤可以比不孝矣而是編
反班列之何也曰善哉如子之所言然余
嘗竊覘之於陳編之間喪家之至於此古
人未必皆以爲不孝焉請略舉其人以證
之孝義傳曰余齊人晉陵人也爲邑書吏
父亡於家齊人至門號痛慟絕良久乃蘇

問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
人即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叫殯所須吏便
絕州縣上言有司奏因改其里爲孝義里
蠲租布賜其穀百斛梁書曰沉崇係吳國
武康人也喪母水漿不入於口晝夜號哭
武帝詔令釋服崇係奉詔釋服而涕泣猶
居喪除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不堪哀思
未至縣而卒唐書曰干敏直妻張氏營州
都督皖城公儉之女也儉卒號哭一慟而

絕高宗下詔賜物百段仍史官編錄之迨
 至宋時則有程伯淳之女堅持母喪毀瘠
 而死正叔深傷之自為墓誌以稱孝女程
 氏趙岷執喪而甘露降墓樹岷卒子雲又
 執喪以毀死時人稱世孝焉司馬康亦居
 廬蔬食寢於地遂得腹疾不愈而終公卿
 大夫无不哀之贈右諫議大夫如是之類
 不可勝數抑如上數者古人豈皆不明而
 不罪其當罪反嘆賞之且編錄之哉必有

所以然之由此書之取良仁願勿怪焉曰
 然則近歲土州人小倉氏洛西人高柳生
 並死於喪人皆曰二子不用其情勉強而
 然亦可不以為不孝乎曰二子有罪然如
 其得實情而禮中節的人則勿論也若視
 二子於世之居喪失禮醉酒飽食覲然无
 所愧者豈无間乎與其如斯而生不若早
 死衛詩曰相鼠有體人而无禮人而无禮
 胡不遄死



八 藤原衛

右京大夫兼加賀守正四位下藤原朝臣衛者
贈左大臣從一位內麻呂第十子也二歲喪母
比及五歲問母氏即世之早晚哀慕感人大臣
奇之立為嫡嗣七歲遊學十八奉文章生試及
科時人方之漢賈誼 文德實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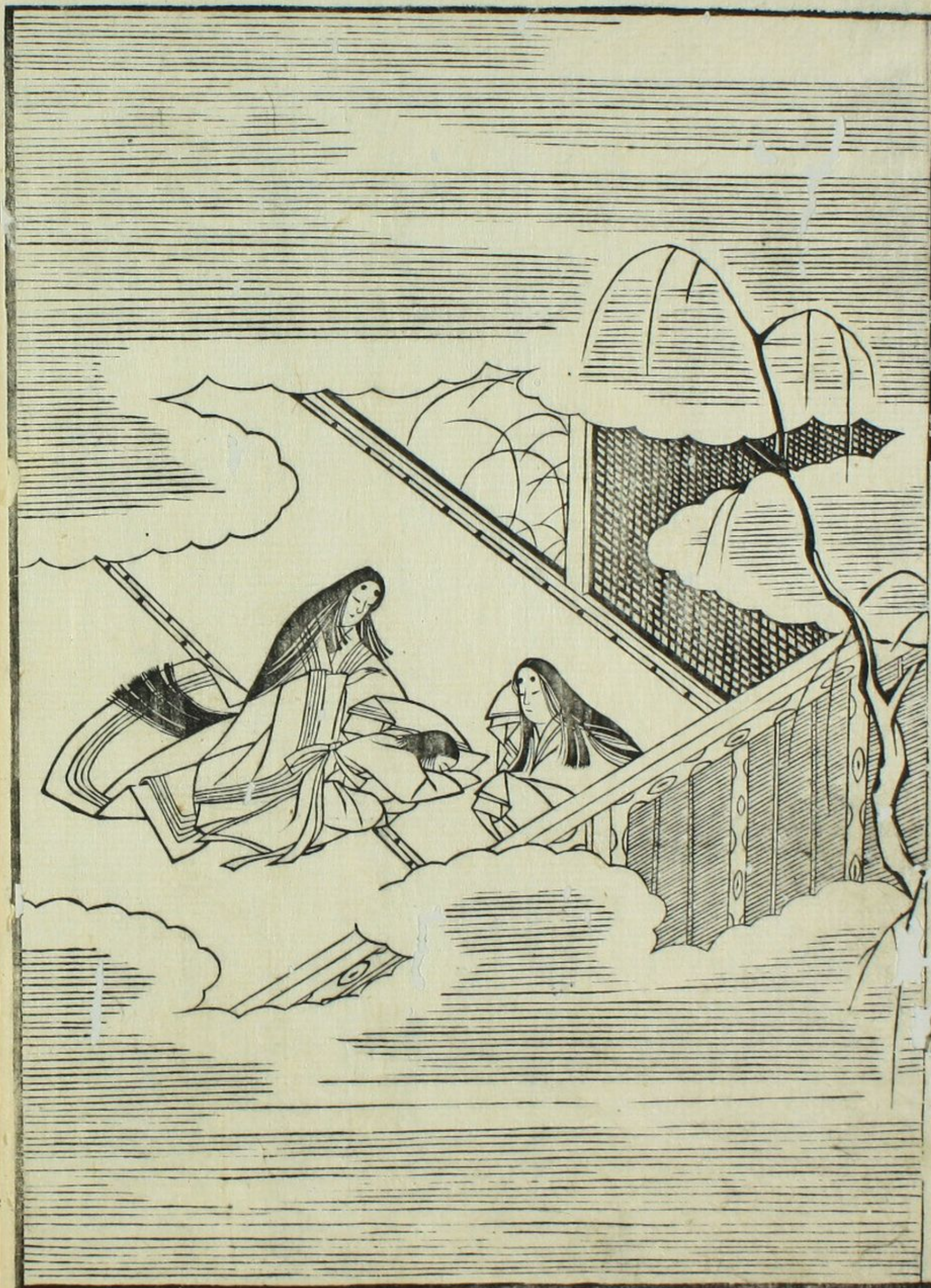
贊

藤家十郎才踰仲伯五歲問母哀其窶窶
十八登科文燭赫赫宜乎之子遂立為嫡

論

世間一二歲而喪其母者衆矣。微賤之兒
遭此則衣食起卧都不如意。故雖五六歲
亦能知羨人之有母而悲己之无母。膏粱
之子百事如意。故雖十歲亦多未有感念
是理勢之必然也。衛僅五歲。門地最高。保
護豈有所闕。庶母乳母皆在。而獨思其所
生天性之孝德。可以見矣。按後漢汝郁五
歲。母病不食。郁亦不食。母怜之。強食。郁能

察色知病。輒復不食。族人號曰異童。噫。衛
之於亡母。豈不異於此乎。夫孝者。三皇五
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執一而百善至。
左丞相之立衛爲嫡。蓋有見於此矣。



九 山田宿禰古嗣

古嗣者右京人越後介外從五位下勲六等益
 人之子也爲人廉謹寡言幼年喪母敬事從母
 天性篤孝嘗讀書傳至於樹欲靜而風不止子
 欲養而親不在流涕不禁卷帙爲之沾濡後罹
 父憂哀毀又過於禮仕至大外記承和十年出
 爲阿波介政績有聞

同上

贊

人皆讀書人皆喪親唯彼賢者情得其真

偉元蓼莪山田樹風各夫異池厥揆何同

論

讀書遇其宜嗟悼之文淡然看過了是非
善讀必須若古嗣之讀風木之詞而後以
為善讀也所謂切已體驗者乎非夫呻其
佔畢之徒明矣况又為人廉謹當官有譽
乎德業皆足尚焉奚獨稱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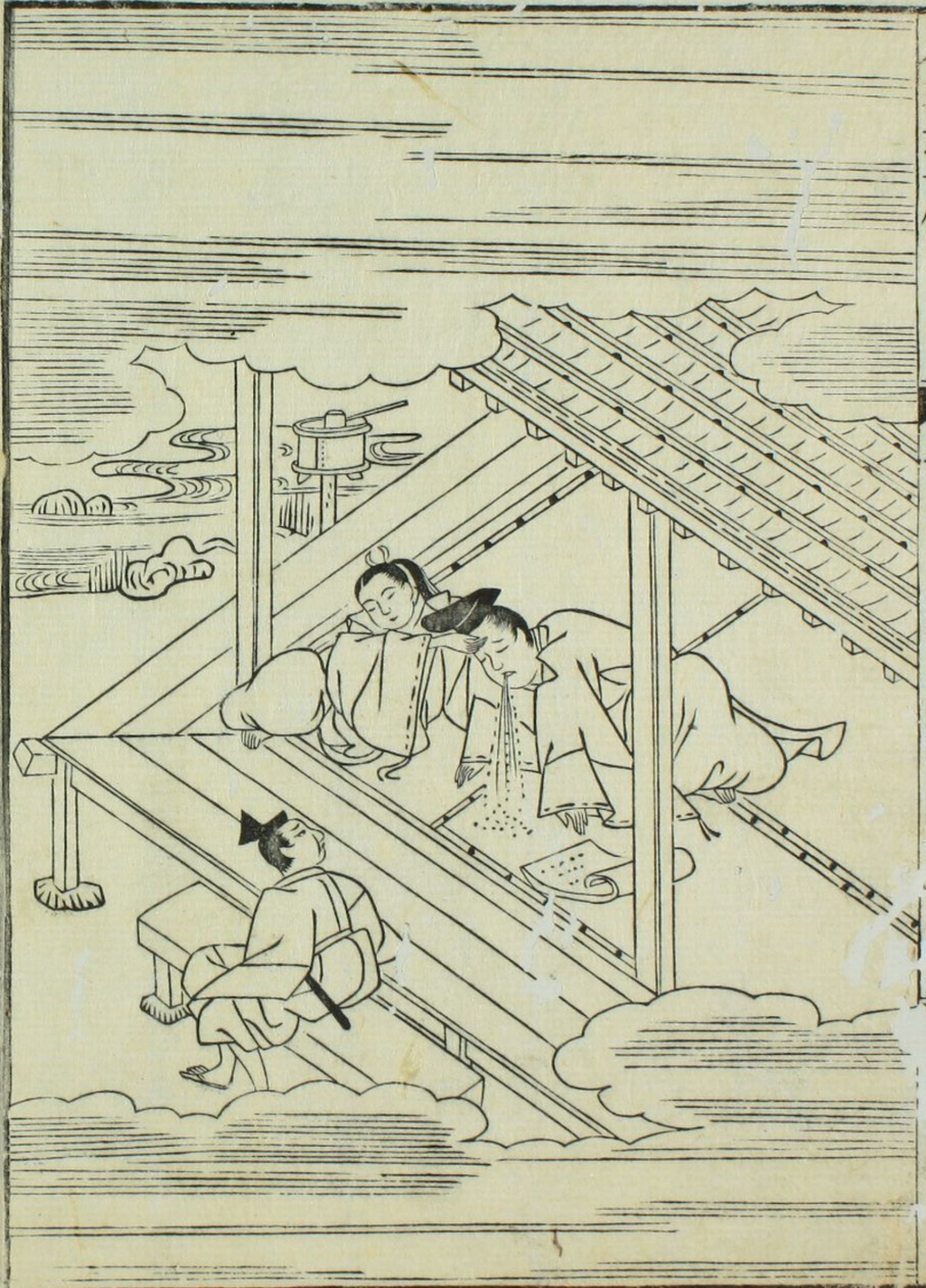
十 藤原良繩

參議正四位下藤原良繩字朝台正五位下備前守大津之子也齊衡元年之冬聞大津染疾於任國即欲奔走天皇不聽計至良繩嘔血氣絕數尅乃蘇去職不仕貞觀三年母紀氏寢疾瘦弱良繩晝夜扶持不捨左右衣不解帶目不接睫逮其遭憂又解官職毀瘠過度殆於滅性

三代實錄

贊

吁茲俊髦善哉居喪過哀過毀于翁于孀嘔血德饒去職彥光兩地同迹百世流芳



十一 藤原岳守

散位從四位下藤原岳守天長七年喪父孝思
過禮幾於滅性 文德實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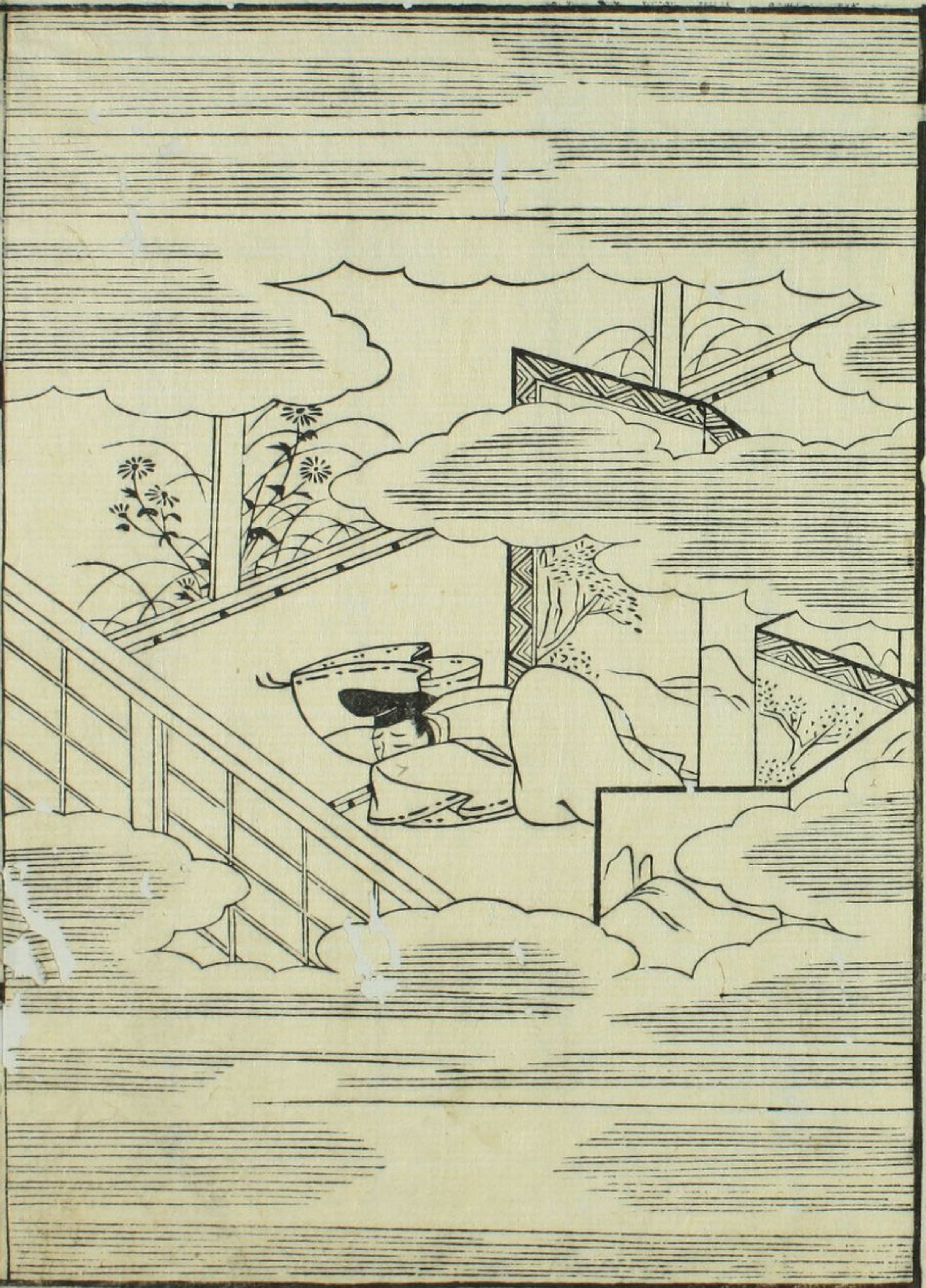
贊

人之喪紀過亦失之然庸人力多不足持
桓桓岳守特極哀毀禮雖踰節於孝何議

論

或曰良繩岳守之執喪也雖幸不至死而
不亦危殆乎喪禮何必至此三吾子此言

譬猶與人相鬪其鋒未接便已開後門胡
 盧胡盧曰何也曰執喪殆於滅性是孝子
 之常行也故祭義曰思死者如不欲生雖
 曰如不欲生而古之孝子未必皆至於死
 今乃哀痛之切不逮古人者遠而先慮其
 或死豈不倍於鋒未接而開後門哉



十 紀夏井

夏井者左京人美濃守從四位下紀善岑之第
三子也温雅有才思承和之初以善隸書侍當
待詔於授文堂文德天皇時為右中辨夏井秉
志忠直時有規諫上以此殊重之恩寵最渥天
安二年天皇晏駕夏井出為讚岐守政化大行
吏民安之秩滿將歸百姓相率詣闕乞留因是
更留二年及去時贈遺甚多夏井无一所受貞
觀七年拜肥後守母石川氏聞而哭之人問其

故母答曰吾聞肥後風俗國宰至清身必不全
我子其不終乎其廉直可知母死夏井性至孝
哀慕過人因建一草堂安厝母之遺骸晨昏事
之无異生時又每日讀太般若經以終三年之
喪同上

贊

讚肥太守政績有聲民懷其惠母哭厥清
孝奉維厚喪禮致誠遺骸在堂猶如事生

論

夏并非梵徒一時稱賢居喪每日讀般若
 經何也曰當世佛教寢隆雖非桑門亦率
 以讀其書修其法為高致夏并蓋循時俗
 乎實信其經而然乎抑與宋彦明以其
 母所訓日誦金剛經之事有相近者乎今
 不可審之也而如是三者情雖不全亦皆未
 初有害於孝



十三 大江舉周

式部權太輔大江舉周匡衛子也寢病危篤母赤染
 右衛門不勝憂懼詣住吉廟禱代其死有倭歌
 舉周病已右衛門大喜以疾已死舉周知之不
 樂潛往住吉入廟泣曰嚮也我因神德幸獲不
 死无可以報賽焉然與母易死生我之所不忍
 也切冀我病如初而母无恙懇祈累日而後還
 洛然其身不復病母亦得壽是神社於舉周之
 孝乎 著聞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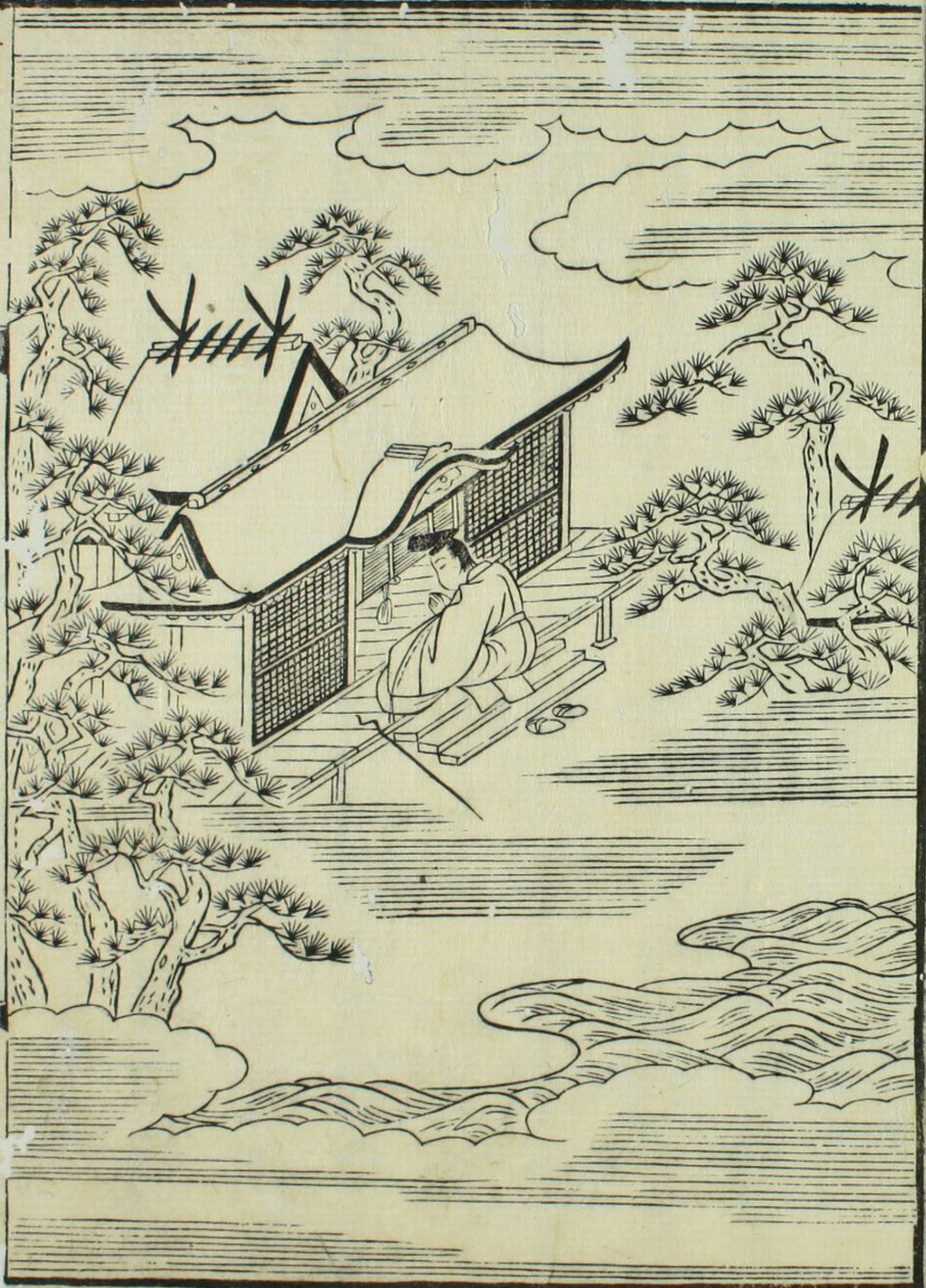
贊

母先禱子子後禱母母欲先子子恐吾後
 慈哉孝哉疇其敵耦天乎神乎得與賜壽

論

方士許全言曰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斲
 者壽人能不犯其所甚惡未有不得其所
 斲者舉周深恐母之死不貪已之生所以
 與共得不死歟或曰大凡母之愛子也劇
 於已身赤染禱代舉周之死而舉周不死

宜乎其喜之甚然舉周不安後所自禱與
 此相反顧夫舉周之禱脫有應効而得先
 死赤漆茶蓼之痛曷若死之為安然則舉
 周此舉未必切當歟曰不得如此說孝子
 之心當其有不忍者則他自之憂樂禍福
 不可得而揣量今吾子之母若禱代吾子
 死吾子安意以俟其斃乎哉舉周之情可
 以知矣



大明孝子傳

七

三

十四 日野阿新丸

阿新丸者日野黃門資朝之子也後醍醐帝將
征鎌倉資朝與謀北條氏怒竄資朝於佐州遂
欲命州守本間山城入道某以殺之阿新年十
三與母避害匿於洛西一日聞父之將見殺不
勝哀痛自度適佐州與父同死乃請於母母不
聽固請而行初資朝爲東使所執時家資悉皆
散亡繇是阿新母子常乏衣糧况行裝乎且无
臣僕唯有丁力母使之從阿新阿新未習徒步

甚勞跋涉閱十餘日方到越之敦賀從此託身
於商舶卒達佐州既而訪父于本間氏本間入
道雖深感其孝志而不許輒見父蓋恐聞于鎌
倉也阿新怨徹心骨元德二年五月某日資朝
竟殺於佐州入道族入本間二郎斬之入道因
使緇侶火化其柩收骨以授阿新阿新獲骨攀
慕怨號絕而又蘓於是意謂入道不許一見父
於生前此怨不可不報我不與渠俱生乃俟深
夜人定潛闖入道之寢室而不得偶見本間三

本朝孝子集
郎卧于一室阿新以爲雖是非入道而直斬我
父首者三郎也殺之亦安得非獲讎之義因將
入其室室中有燈火阿新憂之時有飛蛾紛紛
集於窓紙阿新少開其窓蛾即入内燈火爲之
所滅阿新訝然即逼彼之卧席先蹴其枕略令
驚覺急拔利刀以刺其心且絕其吭三郎即死
人未之知阿新退欲自殺於是又謂我有母不
可不養也有君不可不仕也父志不可不繼也
若不免死則已幸而得免忠孝其庶幾乎乃欲

竊逃而門閉深池四周无復有徑池邊多脩竹
阿新試升一竿至其末端則竹自偃於池上身
遂得到岸於此皇皇急赴海濱海濱尚遠追之
者反將近危殆不可言矣偶遇一行者行者曰
美哉少年將何適乎阿新以實告行者感泣曰
我不救是人行法其何用也即負阿新而走口
唱秘咒敝船同乘追阿新者百餘人既臨海濱
則松稍遠
太平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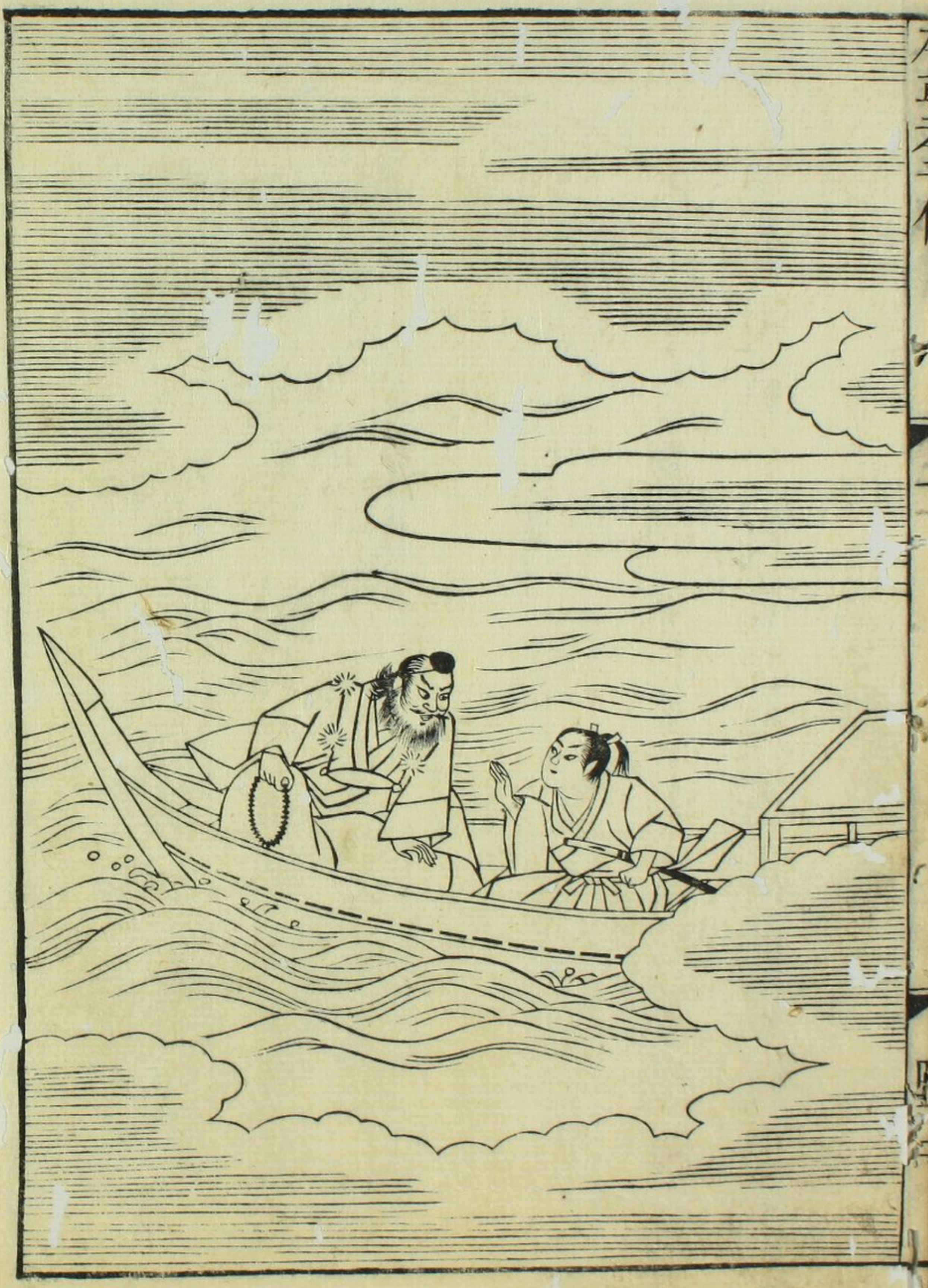
贊

僻遠之境幼冲之身冒艱抵巇來欲見親
獲骨心懣復離情伸悼哉孝德竟輝
宸

論

殺資朝者高時也阿新狙入道殺三郎恐
不當歟曰然雖然高時天下之權貴鎌倉
千里之危道阿新一介之穉子如何容易
效於博浪沙中之計入道不許見父三郎
面斬父首二子幸在目下幼冲之人荒迷

之際豈遑擇其當否蓋設以身處其地而
察其心曰然則殺三郎亦合復離之義耶
曰昔漢蘇不韋欲殺司隸校尉李嵩以報
父讎未能殺嵩妾及小兒且掘嵩父阜冢
辱之士大夫多譏其歸罪枯骨郭林宗論
之曰雖不獲逞為報已深比之於伍負不
以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夫欲復讐殺婦兒
掘冢固是義士之所不為也而猶貴之
阿新此舉其可以推識焉



五十 藤原長親

藤原長親者後村上院時人也仕至右近大將
 嘗執親喪三年憂焉將闋而帝崩因又成其服
 有和歌曰三年未天干奴淚乃藤衣古波末多
 伊加爾染留袂曾新葉和歌集

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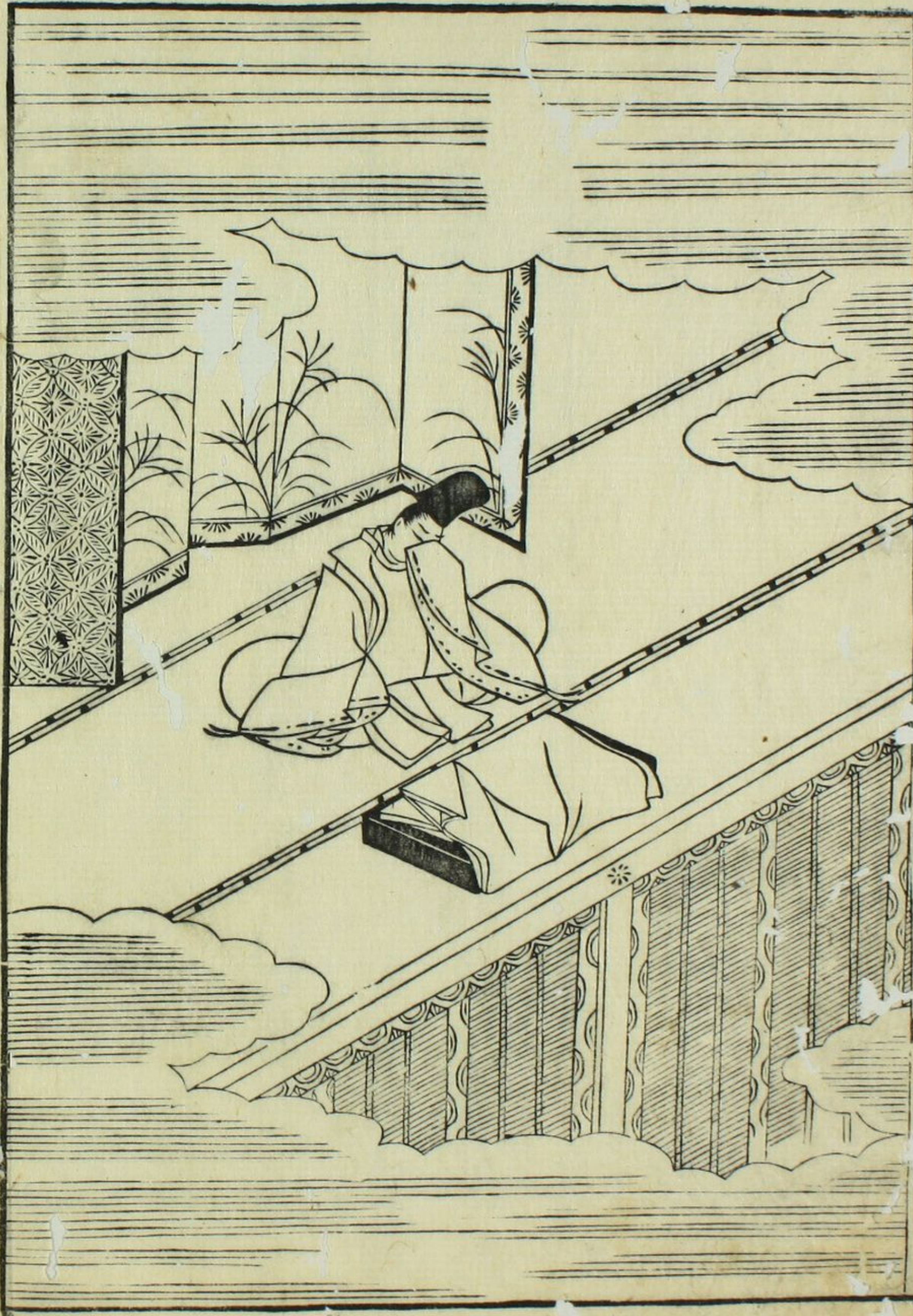
大將誰耶南朝名臣倭歌素巧孝思維純
 三載泣血一首哀詞料得當世寡人至斯

論

六月廿二集

有客謂曰長親致喪之事子惟以其倭歌知之乎曰然曰其節文之詳略持守之寬嚴居處之內外飲食之厚薄起立之難易顏色之戚否今皆不可得而知焉一首和歌安足以取信哉余曰和歌亦猶詩之本性情豈無是情而有是辭既有是辭曷必疑其行焉客曰否吾觀今人所詠之和歌其精巧動輒至於使人濡睫然而夷考其行則不無不能掩焉者古歌亦或然也

親詞雖可哀焉知其无過實者哉是我之所以不能不致疑於其喪制也余點頭曰傳云盡信書則不如无書和歌亦寔非可盡信雖然斯人三年服不除淚不乾云者吾不忍棄而不顧焉請姑記之以俟異日稽得夫實行者之斷決耳



六十 北條泰時

武藏守泰時姓平氏北條鎌倉副元帥陸奥守
 義時之長男也義時卒而泰時代之義時多子
 其見愛皆過於泰時泰時乃以父心為心常厚
 諸弟雖父没不衰至於既分割其采地則仲氏
 之所受最為多叔季次之而所自受反等於叔
 季曰我追憶先考平昔之意則不忍不如此也
 初泰時將分賚采地於諸弟先自疏其所欲賚
 之戶數之多寡密上之於二位禪尼曰

是時禪尼聽政

臣請亡父所食之邑早下鈞命使諸孤如其其分受之臣不勝希幸之至禪尼閱疏愕然曰子以嫡長所自受者反與小弟无異何也秦時答曰臣雖無似得與政事烏於采地有所競望哉第欲使弟妹喜而已禪尼涕出而未有所言也秦時疆之而後聽秦時訖然而退會諸弟妹告之以分割之事曰是尼君之命也各宜領之而已則如初无之知者諸弟大悅列國聞之皆有耻務為敦睦之行云

倭論語 東鑑

贊

父母之子孰不愛之父母沒後其愛或衰唯北條氏存沒弗改噫彼閱墻孝惡乎在

論

問宰執事大嫡長分貴理當不與支子等其祿也秦時之分割恐太過歟曰後漢除麋侯耿況卒有子六人耿國於次當嗣上疏以先侯愛少子霸固自陳讓有詔許焉霸乃襲況爵而未聞當時耿國以大過見

訕夫何故蓋以能從其父志也陵陽侯
 綝子鴻常與弟盛相憐及父卒鴻當襲封
 上書讓國於盛不報人亦不以爲然夫何
 故蓋以父志不在此也秦時事類耿氏而
 未至於讓國徒分割之耳何太過之有古
 之孝子殺身埋兒尚自以爲職分內之事
 而况其他乎程夫子之言曰子之身所能
 爲者皆所當爲无過分之事也亦可併案



本朝孝子傳卷上終

本朝孝子傳

卷上終

